

第二十七殿-妙莊嚴王本事品

開示:

道元禪師說：「斷念生死者，佛家一大事之因緣也」，他又說：「若生死中有佛，便能無生死，若知生死即涅槃之理，便能無可厭生死，亦能無可願涅槃，自是超脫生死。故唯探究一大事之因緣也。」

人類的生命不是出生以後才有，也不是死了就算結束。如果人的生命這麼簡單，生死就不值得畏懼了。如果我們能夠認清這個道理，斷惑證真，覺悟生死同於涅槃的道理，就不會讓生死迷惑我們，而安住於超越生死的藩籬，行於佛道之上，那麼生死對他而言，已經無法產生威脅了。

我人雖然對淨土法門很有信心，但是好高騖遠之心沒放下，想當英雄，不想當凡夫，這也是不好的。好高騖遠往往容易栽倒。鳥兒都不敢飛太高，去碰那高層的大氣，魚兒也知道最好少浮出水面，免得被人撈了去。我們雖有魚躍鳥飛之心，也要實際點才好。大氣層與水圈是保護我們的，又何必去碰他？上天管教我們甚嚴，全是殷勤美意。嬰兒望著天空，覺得好親切；少年望著天空，心裡就開始想七想八了；青年望著天空，渴望風起雲湧，能有一番作為；中年望著天空，灰不溜丟，沒什好看；老年望著天空，明白那不過是一面鏡子。

天空背後還有天空，鏡子卻永遠是一面鏡子，完全沒必要把鏡子擦了又擦，把臉洗了又洗。心裡髒了什麼都髒，明心見性後什麼都乾淨。一花一葉一世界，不要盼望什麼，現在就是永恆，好高騖遠必然栽倒眼前，親切撫摸手邊的東西你就是天空：張旭的「山行留客」有句；猶如木人看花鳥，何妨萬物假圍繞」。

弘一法師曾在廈門「妙釋寺」講《人生之最後》，次第詳述人將要死了的時候、正在死亡的時候、死亡過後該怎麼辦？娓娓道來，比醫家還清楚。這不僅僅是臨終關懷，對人生的放下，更是對佛理的透徹，茲將這文章大意介紹給大家：

《人生之最後》開頭是「序」，弘一法師講他這篇文章（講記）讓一個病重的和尚了識律師（持戒律的法師）看了，這和尚就很高興，起來念《大悲咒》，長跪禮佛，一下子病就沒了，聞者讚歎。

「序」之後是「緒言」，弘一法師引詩「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臨到我」。然後就正式講死亡，然後講到「病重時」應將一切家事及自己的身體都放下，專心專意念佛，可以少受罪，也可以服藥，但要知道佛就是藥，專門醫治人；病重時再痛也不要驚慌，要知道這是好事，通過受難來還債；衣服雜物什麼的，要早早送人，如果神志還清楚，請人幫助，一起念佛指引。再下去是談「臨終時」家人不准問遺囑，一切人不准閑談，不能打擾他，更怕他牽動妄想，留戀世界，死得不甘；如果他自己要求洗澡換衣，就洗澡換衣，

沒要求就不洗不換。如果他坐著舒服就坐著，躺著舒服就躺著，不要強求，搬來搬去。大家守著他，只管齊心協力念佛。

然後文章中的「命終後一日」，不可以急急忙忙移動，身體再髒也不著急洗，一切按古時風俗，等八小時過後再做。命終前後，切記不能亂哭，打擾亡靈升天。把房門鎖上，八小時後，從容洗換，殮衣要用舊，一切從儉。在「薦亡等事」章中，嚴禁大做法事，喧鬧不已，只是靜悄悄念佛超度最善。

此法為佛門儀式的一大改革，由印光法師倡導推行，弘一法師也堅決提倡，十分合理。喪事千萬節約，這是為亡者惜福。最後的「結局」是弘一法師用年關打比，說年關近了，年貨沒辦好，債務沒還清，就過不好年，人生是個大關口，亦當諸事提前準備，才不至於手忙腳亂呼爹叫娘，平時修持，臨終自在。

蓮花種子，佛經謂之「蓮種」，指人的善根--天生的美善與智慧。生一善行，必生一善心種子，然而善心未必有善行，因為你自家錯過了。世人常誤讀了「出淤泥而不染」這句話，把重心放在了淤泥上，久而久之，忘了做蓮花，反而去做淤泥。「出淤泥而不染」，好像很容易，淤泥好像不要緊，事情絕非如此簡單，出淤泥何等艱難！淤泥本身又是何等可怕！淤泥(五濁外境)本身沒過錯，也不可怕，它沒招你惹你，是你自己踏進去的(眾生往往順著習氣)，那是你自己髒，淤泥本身並不髒，因為它天生如此。

我們需要淤泥，這事好比一粒乾乾淨淨的蓮子「不幸」從佛祖手中彈下，信徒們都搶著要，最後就掉進了淤泥裡，大家都覺得可惜，因為蓮子沾到淤泥，大家又都嫌髒不想要了。而那粒蓮子落在淤泥裡，不久竟然發出芽來，然後長葉、開花、結果，信徒們赫然看見，佛祖就坐在蓮花上，他們这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一次成佛的好機會，後悔如果當初與蓮子同入淤泥，有救那蓮子的善行，當時就成佛了(前面說善心未必有善行)。如今蓮花自己成佛了，眾人只能皈命禮敬，他們禮敬的對象是蓮花(佛)，連帶把淤泥(惡濁世界)也禮敬了，因為淤泥成就了蓮花。

本來按著先天的福份，人人都有機會成佛，但為何有人不成佛，反成魔？這與魔鬼引誘無關，是自己成了魔。每個人的命運都要自己承擔，為何茫茫人海成苦海，為何渺渺世路成絕路，這都是子己的問題，為何不早醒？我們這個末法時代，要做的事情就是懺悔，如果說還有機會，懺悔就是機會。《金剛三昧經》上講：「若失本心，即當懺悔。懺悔之法，是為清涼」。蓮花的命運非關蓮子，實由護蓮人的一念善心，一個善行，我們要「護心」，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傷害。

豬有豬命，狗有狗命，豬狗都可以成佛，雞犬亦可飛升，豬狗不如的人同樣有可能得善果，只要他們的善心發揮就有感應，入得法門，有如受到淤泥的清洗，悟道是遲早的事。小善有大功，小惡也可以是大罪。人心一冷漠，夏天都覺得冷，人心有熱情，冬天都不冷。試看古今所謂的英雄，一個人作惡，全社會動盪遭罪，一個人歡喜，世界都牽動；不一定是修行高的人，就算是一個掃地的小和尚，他的臉上有笑容，整個寺廟都是喜氣盈盈的。佛家最講究發心，發心必有感應，人想人，千里萬里都收得到，人恨人亦然。為什麼我們會做噩夢？因為招人怨恨，連鬼道眾生也來搗亂。正念正覺，飯也香甜夢也歡喜。

明知做人苦，為何做苦人---輪轉生死中，無須與少息，人處生死輪迴中，沒有休息也沒有停留，一個一個趕往死地，還歡歡喜喜地好像登上了迎春台。弘一法師從出家那天起，一直到他圓寂，這其中他的磨鍊是越來越艱苦，生活越來越清苦，有時候連稀飯都不喝，但他就是敢把自己的命交給自己的信仰，而他成功了。

我們都知道自己要往那條路去，但是大多數人都視而不見，不敢正視，這不叫勇者。要知道所有的好事都將散場，要知道一切苦你還沒受夠，要知道一切樂不可以享盡，要知道水不能多喝、飯不能多吃，但路可以多走。要知道花開是死亡的信息，人美是不祥預兆；要知道幸福是曇花一現，要知道寂寞是永久；白雲裡可能有地獄，狗窩裡卻有佛陀；要知道該來的遲早要來，你就當它已經來了，這樣便得愉悅，從容面對一切，人生就會真的瀟灑。

我們看蕩益大師的傳記。蕩益大師對壽命這個問題，到晚年的時候也透出他的無奈。他說：「惑業未斷猶坯器，經雨則化棄前功，由此力修念佛行，決欲現生出樊籠」。他說，我這麼努力.....。

諸位！蕩益大師是二十四歲出家，二十五歲開悟，他老人家五十七歲往生，從開悟以後開始算好了，他也精進地修了三十幾年。

蕩益大師修般舟三昧時，每一次七天的閉關加行，他的佛號都是幾百萬聲的，要持咒都是幾十萬遍。估計了一下，我們一般修行人的功課，他老人家七天就修成了，而我們卻要修一年(或更長)。他如此的用功，他都覺得「惑業未斷猶坯器，經雨則化棄前功，由此力修念佛行，決欲現生出樊籠」，所以他晚年放棄了自力的法門，改修他力攝受的淨土法門。

為什麼死亡對我們傷害這麼大？因為它沒辦法規劃，難以如願。就是說，我們一個人會老、會病、會變化，這個我們可以理解，雖然我們可以利用年輕的時候多做一點功課，但死亡無法規劃。你看很多人，他吃的東西都很健康，他也不喝酒，也不抽煙，生活很講究，作息很規律，也按時運動，但是他這個人年紀輕輕就得癌症死掉了。你說他這麼努力地保養身體.....，對不起，因為忽然起火！佛陀就跟你講這個起火，什麼叫「忽然」？就是死亡不能規劃！這個火什麼時候把你燒掉，這是沒辦法規劃的。

今天為什麼三界如此地難修行呢？其實重要因素就是壽命短暫，我們需要一段長時間的修行。譬如今天它把你丟到臺灣，明天把你丟到非洲去，後天再丟到歐洲去.....你就是永遠在適應環境，那對我們是非常不利的，一直在適應環境而影響或中斷了我們修行。所以這把火的問題還不在於身心的躁動，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透過拜佛、誦經、持咒、念佛來調伏；但是關鍵是壽命短暫，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它讓我們的修行產生了嚴重的中斷，就是我們沒辦法把前生的修行加起來，片段片段的生命無法聯繫，就常常會造成「三世怨」，就是前生造福，今生成為高官、大富豪乃至國王，然後享受福報中再造種種惡業，致下輩子就墮入三惡道，如此循環，修行路上是進三步退五步，了無出期。

那要怎麼辦呢？需要善知識的引導，就如本品的妙莊嚴王，動了貪念以致轉生為國王享受福報，幸賴藥王、藥上等善知識不離不棄的勸化；其他諸如禪宗的五祖與四祖，北宋的蘇東坡與佛印等，都是善知識的勸導提攜典故，我們將會在以下的本文中說明。

我們看，利根阿羅漢們聽完《法華經》以後，幾乎當下就成就法身了，因為他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他只是知見上的那個「法執」的點，他是向外，現在把它回歸到向內，他當下就證得法身，佛陀馬上授記了。當然，我們也不要忽略了，他們多生多劫事修的人，他是生生世世的辛苦，每一期的生命深受老病死的折磨，所以他們走的是一個漫長的菩薩道，他們是這樣規劃生命的。

那比較幸運的人是誰呢？前面的人是由下而上的，由下而上的三乘會歸到一佛乘，叫做會權入實。而有些人他是過去生多善根、多福德，他直接能夠學習到《法華經》，他就是從清淨心、菩提願以後，稱性起修，再回過來補修前面的聲聞、緣覺、菩薩。當然這個時候你有選擇權了，你可以修聲聞法、緣覺、菩薩，你也可以修淨土法。這個事修，事修叫做什麼？叫做契機，沒有人規定你要把所有法門一生修好。

成就法身是靠一個法門，修淨土的人就是理觀再加一個法門就夠了；那四弘誓願中，為什麼法門無量誓願學？那是成就法身以後，開始修行無量的三昧、陀羅尼(如藥王菩薩、妙音菩薩等)。因為你要廣度眾生，那個時候才去把過去沒有修的再補起來。所以成就法身是靠幾個法門而已，就是自利很簡單，如果你的問題少你法門就少，你的問題很複雜那你的法門就多，應病與藥。所以，佛陀開出無量法門不是要你馬上學，你只要解決你的生死問題跟法身的問題就夠了。

從《法華經》的思想，它沒有什麼大小乘，契機就是妙法。淨土宗的特別，是它要速戰速決，假設你今天學了《法華經》以後，也選擇了求生淨土，而你再去修菩薩道，不是菩薩道不好，叫做不契機，你的因地跟你的目標不相符合。菩薩道的修學是生生世世在六道歷練，它可以做一個長期的規劃。我可以花一百世的時間好好地懺悔業障、積集資糧，我可以暫時不碰空性，都可以，我就就只修皈依，皈依阿彌陀佛。

學《法華經》的人，千萬不要用理觀來礙事修。理觀是講心性，事修談因緣。你該念佛還得念佛，該念想西方還得念想西方，就是修皈依的信心。也就是安住心性來念佛，接著依止願力來觀想極樂世界的大地莊嚴、寶樹莊嚴、樓閣莊嚴，最後回歸到蓮花池的莊嚴，各式各樣的莊嚴。你這個淨土依正因緣的事相，對阿彌陀佛的應化身所創造的依正莊嚴，善根、福德一個都不能少。

修淨土宗你要有一個原則，你的修行時間只有這一期生命，就是「專修快打」。所以你很多事情要把重點抓出來，就是跟臨終正念往生有關的要抓出來。當然要放下很多東西，但是關鍵就是你的色身，你這個色身怎麼處理。而且這個不能等到臨終再來決定。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模擬死亡的狀態，把這個死亡早做準備。

就是說，反正你遲早要搬家的。如果你今天是要往生的話，你今天就是從娑婆世界搬到極樂世界去。你不能說到臨終時再來搬，沒辦法搬的，來不及了。你就一步一步地今天就帶一點東西過去，明天把桌子也搬過去，後天把你的床也搬過去，它是把死亡的時間拉長，不要時間到了才一次搬過去，那就太累了。就是你娑婆世界借的遲早要還，那你就慢慢地分期付款。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夠把所有的希望都等到臨命終一次還，一次還你是還不起的，你沒那個本事。所以，把臨命終的時間提前到，就是大概你六十幾歲就要注意，這很多东西借的都是要還的，「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當然，所有的財產裡面，色身是你最大的財產，因為它是你的內財，一路走來陪著你，一同快樂，一同痛苦。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重點了，就是借假修真，然後想西方。當然，關鍵就是，你的理觀是你最好的支持者，就是本來沒有色身，這對你是最好的加持力。

你要把色身皮囊還回去，最好的加持力就是觀想色身本來就沒有，如果你認為色身本來是你的，你就還得很辛苦了，你就會還得心不甘情不願了。本來是我的，我幹麼要還？是吧？假借四大以為身。這個色身是你前生的業力創造出來的，你不管還不還，它總要消失的。既然它總要消失，你就還得瀟灑一點、乾脆一點，你遲早得還。所以你要用你所知道的道理去處理很多的人生的問題，尤其是死亡的時候。

我們沒有人去過極樂世界，你也沒有去過，我也沒去過，而且又距離那麼遙遠，你說我怎麼就能夠去到極樂世界呢？如果我們看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此心具心造的淨土為所觀境，念想欣求。諸位！極樂世界是你本來具足的，你就憑這一點去往生了。本來具足的，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過去是忽略了它而已，我忽略它不表示它不存在。你如果把極樂世界不從心性的具足來看，你把它當作在十萬億佛土外，那就壞了。極樂世界對你來說是十萬億佛土外，這有那麼長的距離，那你就增長你的恐懼了。

諸位賢者：

阿含經有：「提婆達多將五百比丘去如來不遠而經過。世尊遙見提婆達多自將門徒，便說此偈」：

**莫親惡知識，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人中最勝者。
人本無有惡，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永在閻冥中。**

佛陀在阿含經中，多處講說得善知識、親近善知識的重要。本品主要是要說明善知識的重要，經文中的一母二子，母親就是現在的光照莊嚴相菩薩，二子即就是藥王菩薩、藥上菩薩，他們過去生中的事。一母二子合作，教化父親，讓他信佛。從這件事情上看，它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菩薩發心修學《法華經》，也應使家庭佛化，如果自己信了佛法之後，父母不信佛，應方便善巧，使父母乃至於家中的兄弟姊妹、兒女等也信佛。

學《法華經》的人要學這種大孝，怎麼孝法呢？使父母聽聞正法，信解佛法，這就是孝。雖然不信佛也不一定是怎麼壞，但是不信佛，不能夠在三寶之中種善根的話，總是凶多吉少，將來的前途總是好的少、不好的多。那麼，既然已經成為夫妻，就應該要教化自己的丈夫，這種夫妻的感情才真正是最好的感情，其他的都還是其次。所以，約這事實，表示受命弘揚《法華經》的人，一方面是學《法華經》、弘揚《法華經》，所表顯出來的作風就是要孝父母、感化家人學佛等等，這種方法才是佛法之中的信仰。

另一方面依本經來說，要慈念眾生，原來這母子三人，於佛法中都是了不得的人，他們要救此人，所以就發願，一個做他的太太，兩個做他的兒子。家庭裡面父母兒女之間的關係太密切，就用這種特殊的關係，以其家庭之間的天倫之愛，慢慢把他教化過來。這裡面包含了這樣的意義，所以這一科稱為「誓願勝德」，修學《法華經》，要發一種大願，處處想辦法，把不信佛法的人教化過來。

妙莊嚴王是受教化者；說明他過去生中的事情，就是「本事」。以他後來知道信佛法、修佛法來講，那就是以妙法來莊嚴；如果在他未學佛法以前，就以這世界上種種微妙功德來莊嚴，於世界法之中得到自在，做國王，故名妙莊嚴王。

太虛大師簡述本品如下：

妙莊嚴王、即釋尊時華德菩薩遠劫之前身，夙具善根，其中一世著於邪見，幾不能復聞佛法。賴其王夫人及二王子善知識勝緣之力，得以往聽法華，重識本心，卒捨外道仍住正見。本品敘此，既顯善友之力，亦顯是經之力。以所敘皆王前世本因之事，故曰妙莊嚴王本事品。妙莊嚴王出家以後，經八萬四千歲始證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發宿命通之智。始知二子來生我家，為作佛事故，為轉我邪心令住佛法故，蓋已悟知善友之增上緣矣。法性體本具一切淨功德，以修習此經故，即以令自清淨及令人清淨為莊嚴，盡得自在，是為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

妙莊嚴王，乃如來藏，在纏而為八識心王之象，今顯發本真，故云本事。淨藏淨眼二子，乃六七二識，轉染令淨之象。夫人柔順內助，為止觀內熏之象，治淨無明，故云淨德，以六七因中轉，故二子先請出家，二子轉父邪心，一同出家，正顯本覺出纏之象，此止觀之力，乃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以法力自然修行，真如熏習，滅無明故，所謂法力加持，故此品來也。意謂由神力加持，外魔既消，法力內熏，淨除二障，證二轉依，故說妙

莊嚴王之本事也。前神力加持，乃七地已前之象，法力加持，乃出八地真如三昧，進九地以至等覺之象。

將顯妙嚴之本事，先敘汝師之佛也。佛號雲雷音宿王華者，密雲將雨，雷以先之，故云雲雷音。宿為果覺，華為因行，是以果覺智為因地心，進至九地，諸佛法雲法雨悉能領受，故所師之佛號雲雷音宿王華智也。常寂光土，以光為嚴，故名光明莊嚴，淨土為眾聖所歸，故云喜見，此舉彼時之佛也。

其二子有大神力，以顯二智，有廣大力用也。以菩薩六度萬行，佛果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皆仗二智之力用，故云皆悉明了通達。三十七品，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成佛之行，概不出此。以四心為體，六度為用，道品為助，皆六七二識轉智所修之行故。

以下消說明文之前，先來談談相關的公案：

中國也有善知識不辭勞苦協助懈怠放逸的同修故事：

話說蘇東坡的母親剛懷孕時，曾經做了一個夢，在夢中她看到有一僧人到她家來要求借宿，這個僧人長得英挺俊秀，但卻有一隻眼睛失明。而蘇東坡自己也說，在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夢到自己前世是位僧人，往來於陝右之間。

還有一次蘇東坡在旅途中快要抵達筠州時，在前一天晚上，筠州的雲庵和尚、蘇轍、聰和尚三人同時做了一個同樣的夢：夢中三個人一起出城，迎接五戒和尚。但第二天迎來的是蘇東坡，他們當即領悟到兩者之間必然有前世今生的關係。

這個五戒和尚真有其人，他確有一隻眼睛失明，曾經是陝右一個寺院的住持。五戒和尚原本淨心清修，是個有相當高道行的修行者。有一次在山門外發現一個被人丟棄的女嬰，就帶回寺中養育，取名紅蓮。紅蓮長大後出落得清秀動人，五戒和尚漸漸的生了慾心色念，最後破了色慾大戒。

他有一個師弟叫明悟，在入定中察覺到這件事情，就藉機作了一首詩，想要點醒他的師兄。五戒和尚看到詩之後，馬上明白過來了，知道自己犯下的是身為佛教徒絕對不能犯的第一條大戒，羞愧得無地自容，當下坐化了（可見他是一位有道行的和尚，可以選擇自行離開肉身，讓自己死亡），即為蘇東坡去。

明悟看到師兄坐化之後，心想：「師兄走錯了這一步，下一世恐怕會變成一個毀謗佛法的人，那樣就會永無出頭之日！我必須得幫他走出迷途。」於是他也趕緊坐化，緊緊追隨五戒和尚投胎去了，轉生成為佛印禪師。所以才有蘇東坡狂妄慢心升起時，寫了一首「八風吹不動」的詩，被佛印「一屁打過江」的典故。

禪宗五祖弘忍生前是破頭山下一有德行的栽松老人，仰慕四祖道信，請求披剃出家，道信嫌他年紀太大，不能廣化十方，只好安慰他說：「如果你去投胎再來，我或許可以住世等你幾年」。想不到栽松老人果真投胎轉世了，在他六、七歲時，終於遇到道信禪師，要求道信度他出家。禪師說：「你年紀太小，怎麼能出家呢？」只見他宛如大人的口氣道：「師父！過去你嫌我太老，現在又嫌我太小，究竟何時才肯度我出家？」由此可知，生死還是可以超越的（看你的道心）。

五祖與四祖的相遇，始於一段充滿禪機的對話。有一天，道信禪師路逢一位小男孩，見他相貌清秀，便上前詢問他的姓氏。小男孩答道：「姓（性）是有的，但不是常姓（性）。」禪師繼續問，那是甚麼姓呢？小男孩說，是佛性。禪師於是訝異地追問，你難道沒有姓氏嗎？男孩答道：「性是空的，所以沒有。」

四祖聽後，便知道小男孩是法器，於是來到小男孩家中，向其父母表示希望讓他出家。其母

認為這是宿世因緣，便欣喜地答應了四祖的請求，男孩(五祖弘忍)於是隨禪師到寺院，展開修行生活。道信禪師見他勇猛精進，於 651 年付法傳衣，讓弘忍大師繼承法席。

本品「妙莊嚴王本事品」說明，在無量劫前有一個大國王，叫妙莊嚴王，他就是法華會上華德菩薩的前身。他做妙莊嚴王的時候是有大乘善根的，但是在這一生卻信奉外道，執著邪見，起了邪見，這個是一定會墮落的。我們說一個人起煩惱不見得會墮落，但起了邪見就嚴重了，會遮蔽善根的。這邪見是非常嚴重的！結果幸賴他的夫人跟二子，他的夫人跟兩個兒子，以誓願力跟三昧力來救拔他，使令他能夠見佛，聽聞《法華經》，最終改邪歸正，乃至於發心出家修行。就在這一期生命當中，成就「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以此因緣，名為「妙莊嚴王本事品」。妙莊嚴王竟然在善知識的引導之下，不但從邪見裡面產生反轉，而且精進修行，在這一生成就大乘見道位，那不可思議。

當然，從經文來看，他仰仗兩種力量：第一個，他過去的善根力強，他過去學過《法華經》；第二個，他的福德力也深，他過去護持他的同參道友，所以他同參道友過來救他。所以這個《法華經》修行就是仰仗善根力跟福德力這兩種因緣。

在法華會上的四個法身菩薩，第一個是華德菩薩。華德菩薩的前生是妙莊嚴王就是這一品的當機眾。還有妙音菩薩，妙音菩薩是示現做他的夫人，即是妙莊嚴王的夫人。藥王、藥上兩大菩薩，示現做妙莊嚴王的兩個兒子，所以等於是三個法身菩薩去救一個凡夫。當然，這地方有一個過去的因緣，我們待會再說明。

諸法因緣生，你要成就聖道，善根力固然重要，因緣力也很重要，所以，你在因地的時候能夠發願，一方面多植善根，一方面廣結法緣，多行利他的方便，那麼有什麼好處呢？生生世世能夠得到善知識的資助，互為菩提眷屬，彼此提攜，能夠成就不退無上菩提的功德。

妙莊嚴王與他的菩薩眷屬過去的因緣如下：

過去生有一尊佛出世。這尊佛出世以後，說法，然後時間到了就入滅，從正法到像法，像法到末法，就是一尊佛的末法時代。就等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釋迦牟尼佛的末法時代。佛陀入滅了，但是法還在，就是某一尊佛的末法時代。

這個時候有四個比丘在僧團裡面住，一起修行。修什麼呢？修《法華經》。這四個比丘修

《法華經》，得到信解以後，想深入，就發覺這個僧團的事務太多了，所以就相約搬到深山去住。這四個人就離開了僧團，到更遠的深山去住。

到了深山以後，問題就來了。修行要湯藥、臥具、飲食、衣服四種供養，那誰來供養呢？這深山人煙稀少。這個時候其中有一個比丘說，這樣子吧，與其我們四人得不到供養，今生空過，不如這樣子，你們三個好好修行，我來護持你們。所有的需要你告訴我，我負責去幫你們托鉢，我護持你們。那三個比丘也答應了。這三個比丘在這個護持比丘的護持之下，果然當生成就聖道。

於是這個護持比丘從深山走出來托鉢，他就包辦其餘三個人一切生活所需，他這樣從山上走下來托鉢，再從山下走回去，因為事務繁忙，就荒廢了道業。一方面，他在人世間托鉢的時候偶而會遇國王出巡，看到國王出巡的莊嚴場面而心生羨慕，對這榮華富貴的境界心生羨慕，因為他忙著護持其他比丘，修行時間減少而心思散亂了，這是沒辦法的事，他以護持其他三位比丘成就聖道的福德力，跟他自己對國王的這一念貪愛的念想，貪念升起後就希望以後生生世世做國王，在人間做人王，到天上做天王。當然，享受福報也就算了，在那一期的生命中，其他的三位比丘雖然精進修行成就聖道，卻沒有出手相救。

就這樣很多世做國王，這個貪愛的心就不斷地增長廣大，直到他這一生轉生成為妙莊嚴王，在這一生就起了邪見了，邪見生起的時候是大障道，所以這三個成就聖道的比丘就想，再不出手相救，恐怕為時已晚。所以三個就以法眼觀之，現身來救度這位國王，於是一個做他的夫人，兩個做他的兒子，三個人一起去做他的菩提眷屬，共同救拔這個妙莊嚴王，這救拔的過程，我們看經文再說明。

經文云：

爾時，佛告諸大眾：乃往古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國名光明莊嚴，劫名喜見。彼佛法中有王，名妙莊嚴，其王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淨藏，二名淨眼。……於此三昧亦悉通達。

在法華法會中，佛說完「陀羅尼品」，法會中有六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佛」又「告」訴「大眾」說：從現在向前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的那時，「有佛名」為「雲雷音宿王華智」，「國名光明莊嚴，劫名」叫「喜見」。那位佛的「佛法」之「中」，「有」一國王名妙莊嚴王，妙莊嚴王的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個兒子，一名淨藏，二名淨眼。「淨」，即清淨，或者是清淨的功德；「藏」，含攝得種種的功德，珍藏。智慧清淨，叫「淨眼」。

妙莊嚴王本事品當中的主要人物是國王夫婦的兩個兒子，本品特別讚歎這兩個兒子的功德。這兩個兒「子有大」的「神力」，有「福德智慧」，都是很了不得的。照道理，有這麼大福德、大智慧、大神力，怎麼生到不信佛法的國王家裡來呢？初看時是看不懂，到最後才說明他們是故意生到這個國王家裡來的，所以是有了福德、智慧之後的願力才來的。他們都是很久已修菩薩所行之道了，什麼是菩薩道呢？

佛告諸大眾說，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當時有一尊佛出世，這尊佛叫雲雷音宿王華智佛，雲雷音指的是他說法的音聲具足大威德，像空中的雷一樣的，能夠音聲遠傳。宿王華，就是他的慈悲心，這個宿王華指的是像月亮的慈悲心。智，當然指中道的智慧。所以他是具足威德力、慈悲心跟智慧的一個多陀阿伽度--如來；阿羅訶，就是應供；三藐三佛陀，就是正等正覺。

他依報的國土叫光明莊嚴。投生在這個國土的人具有善根，所以招感光明；又具有福德，所以招感莊嚴，一個光明，一個莊嚴；他的劫名叫喜見，因為當時的環境國富民豐，無諸災難，為一切眾生所歡喜樂見。

一般來說，一個人能夠生長在一個佛的正法時代，跟佛陀同世，那你起碼是多善根多福德，否則你不可能跟佛陀同一個時代。你在同一個時代，又做那個國家的國王，那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妙莊嚴王就是出生在這麼一個背景。

這個時代充滿了光明，充滿了莊嚴，而且到處都是大家歡喜看到的各種景象--國富民豐，無諸災難。這麼好的環境，他竟然生起了邪見！這個是所教化的對象。那麼誰去教化救拔他呢？

有三個人救拔他。其王夫人，名曰淨德。這個淨德就是妙音菩薩示現。他兩個兒子是淨藏、淨眼，淨藏就是藥王菩薩示現，淨眼就是藥上菩薩，有三位菩薩示現做他的眷屬。

爾時，彼佛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眾生故，說是《法華經》

時至，就說明這個妙莊嚴王度化的時機成熟了。所以，佛陀觀察妙莊嚴王因緣成熟，為了引導妙莊嚴王，以及愍念當時的眾生，而宣說《法華經》。這個意思就是說，雖然今天妙莊嚴王的學佛是由於他的夫人跟兩個兒子的善巧方便引導，顯神通的引導，但是真正的度化還是聽經。就是，神通方便只是一個方便；你要能夠真正地破邪顯正，還得靠《法華經》的智慧和。所以，真正的能度化妙莊嚴王的，就是《法華經》。

本經講到「妙莊嚴王本事品」的「誓願勝德」；就是有幾位菩薩為了教化一個人，有的作他的夫人，有的作他的兒子，母子合作勸化父親，就是妙莊嚴王的故事。前面是說「本事」，上面已說，這是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的時候，那個時代叫喜見，那個世界叫光明莊嚴，國王名妙莊嚴，夫人名淨德，二子是淨藏、淨眼。這是先解釋那個家庭情形和時代，下面正式要說母子合作，勸化父王信佛的故事。現在這個科判是「明本事」，說明妙莊嚴王過去的事情。在「本事」中分為兩科：一、「化父令生信心」，二、「化父能聞佛法」。對不信佛法的人，第一步要令他對佛法生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對佛法有好的感想，才能進一步精進修學，但是最困難的是使他生信心。信心，深一點說是信仰三寶的信心，淺顯說是對佛法生一種好感，覺得不錯，心中有好印象；如果沒有好印象，那是沒有辦法的，叫他近親佛法，他聽了也不會信；叫他看佛書，他也不一定會信；不只不信，有時還會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毀謗、批評、疑惑等。

佛曾說「我法甚深妙，無信云何解」，我這法太深太妙，沒有信心怎麼能了解呢？沒有信心怎麼能接受呢？所以第一步，要令他生信心，想一個方法，使一個對佛法沒有好感的人，生起信心；所以第一科為「化父令生信心」，裡面分兩大類，一「能化方便」，夫人與二子是能教化父王的人，他們用一套方法、用一套善巧方便，怎麼去教化他，令父王慢慢的生起信心。「能化方便」中，第一是「為機說經」，為了某種根機的眾生說《法華經》。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一方面為了引導其他「眾生」而說《法華經》，但其重心，是為「引導妙莊嚴王」信仰佛法。從此看，不但其夫人、王子合作，連佛也合作說法化度妙莊嚴王。雲雷音宿王華智佛說《法華經》，而他的夫人、王子則鼓勵勸勉妙莊嚴王去聽法。

經文云：

時，淨藏、淨眼二子到其母所，合十指爪掌白言：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我等亦當侍從，親近、供養、禮拜。所以者何？此佛於一切天人眾中說《法華經》，宜應聽受。

母告子言：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汝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邪見家。

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為現神變，若得見者，心必清淨，或聽我等，往至佛所。

母子商議，用什麼方法度化其父。古時的王夫人，離宮外出，一定要得到國王的允許，去聽經也一樣。雖然身為王子，亦不能隨便出宮，所以王子先請母親去聽法，但母親卻對王子說，去聽法必須國王的准許，但國王不信佛法，「深著」於「外道」之「婆羅門法」——身心愛著，除婆羅門教外，一切都不相信。婆羅門法，在印度是一種傳統的宗教，主要是信神能創造天地萬物。不過它與西洋的一神教稍有不同，它是屬於一種泛神的，雖歸於一神，而其

實是一種泛神論。所以在神當中，有各式各樣的神，這是在宗教理論上講；另一方面，是自由解脫，有一種很高深的哲理。所以，一般人從哲學方面或宗教方面，很容易受婆羅門教影響、攝受。如果單單是一套哲理，宗教成份不夠，或是宗教成份很充足，沒有什麼道理講，還一般人也不太會相信，而婆羅門教上述兩方面都有，所以信受婆羅門法的也是深深愛著，不容易轉信佛法。

王夫人對王「子」說：因你「父」親「信」「婆羅門」教，所以你們「應」先勸「父」親一同「去」聽法。「淨藏、淨眼」兩位王子聞母親言，頗感難過，於是「合」「掌」對「母」親說：「我」們本「是法王」之「子」—真正佛弟子，為什麼而「生」在這「邪見」人

「家」？佛法說八難之一是世智辯聰—即邪見家，這種家庭中傳統的力量，便不易有機會信仰佛法，除非有革命精神，不顧一切而皈向真理。但這種人很少，只要顧及一點親情，不好意思的話，一切都完了，現在兩王子受父親的控制，不能自由聽法。

「母」親再對他們說：我們是佛弟子，你「父」親是外道，我們應該掛「念」他，為他擔心，他不信佛法、不懂佛法，即使作善事，生於人天，果報盡了可能還會墮落，不得解脫，如果因邪見毀佛謗法，招致惡報，後果更不堪設想。你們做兒子的，應該為父親的前途擔「憂」，發牢騷於事無益，可以「現」些「神」通「變」化，令生「清淨」「心」，「或」許可以允許「我」們去聽法。

教化眾生的方法通常有兩種：一說法，二現神通。這要看眾生根機而定，不適宜以神通教化者，看見神通則說妖術惑眾，反為不好。佛在世時，曾教化一個不信佛的老婦(城東老母)，她不願見佛，佛前面來，即向後走避，佛現神通，無論她向哪裡走，皆見佛從前面來，迫得雙手掩面，也不願見佛。所以無緣的眾生，現神通也無法教化他。現在妙莊嚴王的夫人及王子皆是大菩薩，生於妙莊嚴王家，亦有因緣。他們知道國王過去所種的善根，現神通力，可以降伏其驕慢、嫉妒、瞋恚等惡心，令心清淨，發生好影響。

這段論議的意思是這樣，基本上，妙莊嚴王得度與否，成敗關鍵就在這裡了。如果妙莊嚴王真的能夠被他的夫人跟兩個兒子邀約去聽《法華經》。那《法華經》當然是破邪顯正，開示悟入佛的知見，真實的東西。「何期自性，本自清淨」，這是真理，你這個打妄想本來就是心外的法，這個清淨心才是真理。真能破妄，所以他如果聽《法華經》破除邪見，從此以後他就轉凡成聖了，他生命就往上走。如果他錯過這次機會，今生他的福報是最後一次了，他如果錯失良機，因為邪見墮落，那從今以後這個人生就不可了知了，機會往往都是瞬間而已。所以對妙莊嚴王，他的人生只有兩種情況：第一個，把握機會聽《法華經》，破邪顯正，直接成就聖道；第二個，錯失機會，墮落三惡道，以後人生就渺渺茫茫，不知所云了。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是關鍵了。

二位王子的母親在表法上表示慈悲(母性)。佛菩薩度化眾生，一定先以慈悲啟動，她要這兩個兒子憂念其父，這兩個兒子表示智慧，一個表示根本智，一個表示後得智。就是說，以慈悲心來啟動兩種智慧，但是真正付諸行動的，是這兩個兒子去付諸行動。就是以慈悲心來發起救度的念想，以兩種權實二智生起度化的妙行。所以這段論議以後，這個母親跟兩個兒子就達成共識了，就是由這兩個兒子顯神通來度化他。

經文云：

時，父見子神力如是，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合掌向子言：汝等師為是誰，誰之弟子？二子

白言：大王！彼雲雷音宿王華智佛，今在七寶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間天人眾中廣說《法華經》，是我等師，我是弟子。父語子言：『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

關於佛度城東老母的故事，鳩摩羅什翻譯的《大智度論》卷九：

佛與阿難入舍衛城乞食，是時有一貧老母立行道頭。阿難白佛：「此人可愍，佛應當度。」佛語阿難：「是人無因緣」。阿難言：「佛往近之，此人見佛相好光明，發歡喜心，為作因緣」。佛往近之，迴身背佛；佛從四邊往，便四向背佛，仰面上向；佛從上來，低頭下向；佛從地出，兩手覆眼不肯視佛。佛語阿難：「復欲作何因緣？」有如是人無度因緣，不得見佛。

本品中的二位王子，都是具足六度萬行、神通三昧的大菩薩，因此用神通來度化他們的父親。「念」「父」親還在外道邪見中，而現神通教化。依經中說有十八種神變，有一定的名詞，現在經文中略舉數種。

第一是「涌在虛空，高七多羅樹」，人就騰空了，在空中有七多羅樹高。「現種種神變」，在虛空之中現神變，神變即是神足通：「於虛空中行住坐臥」，在虛空中走來走去、不動、坐、睡，在虛空之中表現這種神變相，這是一類。第二類是「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人身上面火燒起來的話，下面有水流出來；或者是下面火燒起來的話，上面有水流出來；換言之，水火從身上發出來。我們人身是地火水風四大和合而成的，四大相依從未曾離開過，有神通之後，火大發動時，其餘三大皆變成火大增勝；修水光三昧時，一切皆現水相；四大本來不離，有神通力則可以令之轉化。「或現大身滿虛空中」，現身體很大，充滿虛空；或「現」身體很「小」，大家看不見，於「小」中再「現大」。忽然在虛「空中」，「忽然在地」上；在地上又有兩種：「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到地上好像到水裡去一樣，在水上行走好像在平地上一樣。我們普通人，到水上就沈下去了，他在水上不會落下，像在地上一樣；地是堅固的，我們平常在地上不能落下去，但是「入地如水」的話，他到地上可以落下去，像在水裡一樣；這是水與地交換了。「父」親看見王子有種種神變，即生「信」「心」歡喜心。

妙莊嚴王「見」王「子」現大「神」通，從未見過，因此「心」生「歡喜」，即「合掌」對兒「子」恭敬地說：你們跟誰學的？老「師」「是誰」？你們是「誰」的「弟子」，而有這麼大的神力？「二」王「子」答說：「大王！」有「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現「在七寶塔菩提樹下法座」之「上」，「一切」「人」「天」大「眾」之中「說《法華經》」。佛即「是我」們之「師」，「我」們「是」佛的「弟子」。二位王子特別把佛說《法華經》的事講出來，以引導其父前往聽法。父親聞兒子說，即生歡喜心，為「欲見」兒子的老「師」，而答允同至佛所。

這個時候妙莊嚴王看到這兩個兒子突然間顯神通，這些神通都不是一般的神通，那是法身菩薩的真如三昧所生起的，果然「心大歡喜，得未曾有」。

古德解釋說，凡夫的神通只有靠禪定，而且禪定當中帶有我法二執，所以既狹隘又簡陋。法身菩薩的神通是事事無礙，廣大自在，他這個叫遊戲神通。因為他沒有法執，他水中可以出火，火中可以出水，地火水風可以互相地互含互攝，他有各種的變化，等於是更高級的、更精緻的神通。所以他的父親看到以後，「心大歡喜，得未曾有」，過去親近婆羅門所沒看到的。

歡喜心一生起，他就有信心了，說，你的師父是誰？你是誰的弟子——你這個神通是跟誰學的呢？一個人有歡喜心，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他自然對他們的師父生起恭敬心。

這兩個兒子就白告他的父王說，父王！這個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現在在菩提樹下法座上說《法華經》的，這尊佛就是我的師父，我們是他的弟子，我們所有的神通是跟他學的。這二子就推功佛陀，把功勞就推給佛陀。最終這個妙莊嚴王就說了：「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好了，既然你的師父有這麼多神通，那我也想拜見他。是這麼一個情況。所以整個過程等於是，這個妙莊嚴王因信仰神通故而信其子，因信其子故而信其師，所以欲見其師。他只要願意去見佛陀，去聞法，那這個人就有救了。所以這個神通奏效。

經文云：

於是二子從空中下，到其母所，合掌白母：「父王今已信解，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為父、已作佛事，願母見聽，於彼佛所、出家修道」。爾時二子欲重宣其意，以偈白母：

願母放我等，出家作沙門，諸佛甚難值，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羅，值佛復難是，脫諸難亦難，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父親已生清淨信心，欲與二子前往見佛。「二子」即「從空中下」，「到」「母」親那裡，對「母」親說：「父王」「已」生清淨心，「信解」佛法，已有能力可「發」大「菩提心」，學菩薩行，「我等為父已作佛事」，我們對父親的責任已盡。我們生來此，本為教化父王，現在父王已由神通而生信解，我們這事情已經做好了。「願母」親「見聽」，聽我們的話，准許我們隨「佛」「出家修道」。

世間上有很多佛弟子信佛很虔誠，對於念誦、禮拜也很精進；但是，如果有孩子要出家修行，就哭哭啼啼，不能允許。父親還好一點，在母親方面可不得了，女性一向感情重，雖然虔信佛法，並認為出家頂好，但遇到自己的孩子要出家，未必肯讓孩子出家。現在王子特請求母親准許他們隨佛出家修行。一般人不肯讓孩子出家的原因有兩種：

一、對佛法的認識不夠，以為出了家便沒有前途了，可能是有這個錯誤的想法。假使他這兒子這麼出家以來，更加走上光明大道，將來前途光明無量，她就不會那麼難過了。
二、以為出家後便要離開家庭，只能有事時回家看看，不能朝夕見面。一般感情重的人，即不肯讓孩子出家。

「二」位王「子」再「以偈」說一遍，「願母放我等，出家作沙門」，希望母親放他們——讓他們自由，讓他們出家作沙門。「沙門」，譯為勤息，勤修行，勤斷煩惱。因為「諸佛甚難值」遇，猶「如優曇鉢」花，不知多少時候才遇見一次，遇「佛」出世，比此更「難」，這好的機緣不能錯過，我們願意隨佛出家，隨佛修學。遇見佛固然很難，「脫」離三塗八「難」更「難」，如生於三塗(三惡道)，或佛前佛後，生於佛時而六根殘缺，或生邪見家等(以上合稱八難)，都不能見佛。現雖生邪見家，但已化度父親信仰佛法，所以請母親允許准予「出家」。這「母」親不是平常的母親，能發大心，對兒子出家，不但不生障礙，反而知道「佛難值」遇，非常歡喜地允許他們「出家」。

這兩個兒子顯完神通以後，就從空中下來，到他的母親前面說，父王現在已經對佛陀跟佛法產生了信解，因為神通的緣故而信解佛法了(當然這個也要他本身有善根)，所以堪任發起無上菩提心。我等已為父王成作佛事，我們用神通力來啟發他過去的善根，所以如今願母見聽，我們兩個兄弟能夠在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出家修行，所以請求出家，向他的母親請求出家。

修行，你不能老是停留在有信心就夠了，更重要的是你要見佛聞法。

這兩個兒子就講了個偈頌，說「願母放我等，出家作沙門」。因為我們兩個來這裡的目的就是度化這個父親，父親已經因緣成熟了，所以第一個任務已了，接著就是出家。

為什麼要出家呢？因為「諸佛甚難值，我等隨佛學」。第一個，佛陀要出世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所以遇到這個機會我們應該要把握，要緊跟佛陀學習。

佛陀的出世就像優曇鉢花，優曇鉢花是非常稀有難得的，因為它只有在金輪王出世的時候才開花的。「值佛復難是」，佛陀的出世，他的珍貴難得，超過優曇鉢羅花。

「佛陀出世難，脫諸難亦難」。遇到佛陀出世的時候，能夠割捨親情，萬緣放下，一心行道，那是難中之難，因此「願聽我出家」。

這兩個兒子引導父親，其實是兩階段：第一個階段，用神通來引導這個父親聽法；第二個，用他們兩個親自的出家，以身作則來引導他的父親精進；所以，這個妙莊嚴王之所以能夠從往昔的邪見當中，然後在這一期生命產生這麼大的反轉，乃至今生成就聖道，有兩個因緣：一個聽聞《法華經》明白道理；第二個，這兩個兒子就示現用出家來引導他產生精進。所以，從對《法華經》的信解跟精進修行，他今生成就了大乘的見道位，這兩個兒子功不可沒。

「佛種從緣起」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真如本性，不管你今天造惡造善，都有「真如本性」，那麼憑什麼妙莊嚴王今天墮入邪見的時候有人來救拔他呢？憑什麼他聽完《法華經》以後就能夠成就聖道，就能夠開顯不生滅的本性呢？那當然是「從緣起」，就是你因地所栽培的善根、福德因緣，這個都是要因緣造作的。你要栽培《法華經》的善根，你要聽聞《法華經》，你要去受持、讀誦《法華經》，這都是一種身口意的造作，都是因緣法，你要供養《法華經》，有人說《法華經》的時候你去護持，這些都就是福德因緣。所以這個地方的福德因緣更強調跟三寶有關係的福德因緣。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在《彌陀要解》裡面，藕益大師講一個例子，說有一個老人家，年輕的時候努力地工作，老了以後就退休，就在家裡面準備安養晚年，但是他在家裡面待的時候，發覺他的兒子對他不孝，因此就很失望。很失望以後，他就到僧團要求出家。但是諸大阿羅漢以神通力觀察，他八萬大劫都沒有善根，所以就不給他剃度，就把他請出寺廟之外。這個時候，老人的內心當然打擊很大。他對家庭失望，來到僧團又不給他出家，所以他非常的傷心，就哭泣。這個時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佛陀從外面進來，看到門口的老人家，就明知故問，說你為什麼在這裡哭泣呢？這老人家就如是地報告。佛陀就把他帶進僧團，親自為他剃度，剃完度以後，跟大眾修行一段時間，還證得阿羅漢果了。

那弟子們就疑惑了，意思說這個老人過去生也沒有善根，怎麼就能夠成就聖道呢？佛陀說，你們阿羅漢的神通只看八萬大劫，這個老人家在八萬大劫之前，到山上去砍柴的時候曾經遇到老虎，因害怕就跑到樹上，那老虎一叫，他在害怕當中就念了一聲「南無佛」。這個時候，他的心憶念的是一個三寶的境界，「佛種從緣起」，這是一個因緣的造作，這個因緣對於未來的他來說，它啟發了一個不生滅的空性的涅槃。

所以，我們修學佛法，一定要知道生滅跟不生滅，它不是獨立的，沒有生滅，哪裡有不生滅？生滅與不生滅是一不是異。就是所有法身的功德，你成就以後，永遠不會消失，它是不生滅，但是你整個修學的過程卻是生滅的，慢慢點點滴滴的累積，就所謂的「佛種從緣起」。不生滅的佛種是透過你點點滴滴生滅的善根福德因緣的積累。以妙莊嚴王來說，他今生就是因緣成熟了，因此不要忽略我們的每一個善根福德因緣。

在前面的「方便品」裡面很強調，你要好好地積集你的善根福德因緣，乃至於你進入寺廟，「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不要小看這一個善根福德因緣，你就算跟佛菩薩合掌，乃至於你看到佛像起歡喜心，供養一朵花，「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這對你未來都有特殊意義。就是諸位！你在三寶門中所有所造的善法，在你未來時節因緣成熟的時候，它就是一個關鍵時刻到來。

妙莊嚴王今天的成就，他為什麼能夠在邪見當中有這麼多人幫助？你看，有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為他說《法華經》，有他的夫人去鼓勵他的兒子顯現神通，示現出家來引導他。所以，妙莊嚴王這一生是所有的善根福德因緣全部具足，那就是他過去生積累而成的。所以佛陀通過這一品鼓勵我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就是在因地上要多積集善根福德因緣。

前面就是說，兩個兒子用神通力讓這個妙莊嚴王對佛法與佛陀生起信心，這以下這兩個兒子進一步，以出家因緣要引導妙莊嚴王去見佛陀。就是說，修行，你不能老是只存在信心而已。現在很多的在家居士就是這樣，就是對三寶有信心就夠了，他也不求智慧。只停留在信心，那你的進步空間就有限了。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你要把握時機。我用神通度化讓你生起信心，只是一個基礎，更重要的是你要見佛聞法，就是你要把握這個關鍵時機。為什麼呢？因為剛好有佛陀出世，有佛法住世。

經文云：

於是妙莊嚴王與群臣眷屬俱，淨德夫人與後宮嫔女眷屬俱，其王二子與四萬二千人俱，一時共詣佛所。到已，頭面禮足，繞佛三匝，却住一面。爾時，彼佛為王說法，示教利喜，王大歡悅。

其王即時以國付弟，與夫人、二子并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王出家已，於八萬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經》。過是已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

國王負有國家政治上的責任，有國王在，政治修明，則民心安定，國一日無君是不行的。所以國「王」把「國」家政事交與王「弟」，而自己「與夫人、二」位王「子」、一切「眷屬」等，一同「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國「王出家」後，「於八萬四千歲」中「常勤精進修行」佛法，在《「法華經」》之中讀誦、聽聞、書寫、解說、供養、正憶念等，包括聞思修的三慧，「過是已後」，過了這麼久的精進修行以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降伏一切煩惱，種種清淨功德現前，以此淨功德為莊嚴的三昧。

現今社會一般人認為有兩種兒子，一種是來還債的一好的很，很孝順，像是前世欠我的債一樣，今世當我的兒子，將來好好地供養我。還有一種兒子是討債來的一生下兒子以後，天天嘔氣，不聽話，亂花你的錢財，弄得煩煩惱惱，這是討債來的。其實，來還債、討債的兒子之外，還有一種兒子，是善知識來的，是為了教化、引導父母信仰佛法而來的，這種兒子實

在比還債的更有意義。

我們過去講「法說」、「譬喻說」、「因緣說」的時候，佛陀特別強調這個關鍵時機，釋迦牟尼佛諸大弟子為什麼現在能夠蒙佛授記呢？他們過去無量劫來就已經遇到了佛陀說法。在這個中間有些時候是增上的，有些時候是墮落的，而增上的因緣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善得人身」；第二個是「佛法住世」。就是說，你成就人身的軌跡跟佛法住世的軌跡必須要有交集，這就很難了。

諸位！我們得到人身的機會本來就不多，按照印光大師的說法，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在三惡道，好一點在天上。你不管在天上還是在三惡道，對修行來說完全沒有意義。就是，你善根再好，你變成一隻狗，你要精進也沒有用，因為你那個心識闇鈍。

所以你要增上的第一個條件，就要想辦法得到人身。第二個是你得到人身的時候，剛好有佛法住世，時間要對。因為佛法住世的時間不多，得到人身的曲線跟佛法住世的曲線剛好交集，那就是你修行增上的機會，這兩個機會同時交集更難了，因為你的生命將會空轉。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好好地把握，那就是《大智度論》龍樹菩薩說的「莫失好時，若失好時，則不可救」。就是說，當你得到人身，又遇到佛法住世，你不把握這個時機，那你這個人就很難度化了，就是「若失好時，則不可救」，你就很難度化了。你過去生努力地栽培善根福德因緣，這個水果成熟了你都不去收，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又再一次成熟呢？

這個地方的意思就是說，兩個兒子就是用出家因緣來提醒妙莊嚴王，你現在是修行的關鍵時刻。你現在對佛法有信心，對佛陀有信心，剛好這個佛陀在說法，我們應該一起去見佛陀。為什麼？因為「諸佛難值，時亦難遇」。就這樣子來激發這個妙莊嚴王把握當下的時機。

經文云：

爾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妙莊嚴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佛，親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邪見眾生，令住正見。

「佛」對「妙莊嚴王」說：你讚歎得很對，「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就像你這樣講的。或是「善男子」，或是「善女人」「種善根」，生生「世世」都遇見「善知識」。

「善知識」有兩種：好老師、好同學。大家同於「佛」法中，「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互相教導，互相勉勵，天天向上。廣義說，能引導我們信佛、出家、修行者都是善知識，有正面勸導發心修行的；有些是相反地在違逆方面，而作逆增上緣，比如因與家庭嘔氣、暴力而信佛法、出家者，亦是善知識。無論在逆境、順境中，凡是幫助我們有機會接近佛法的，都是善知識，不種善根則遇不到。生生世世種善根、學佛法，有此因緣，生生世世都能遇到善知識，「令」走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路。

作為成佛之因，《華嚴經》中讚歎善知識的功德無量無邊，沒有善知識，我們不能信佛學佛，故對善知識應生恭敬心、報恩心。假使之前有人為難你、打擊你，你因為嘔氣了而學佛，你現在應該想想這個人還是好，如果沒有他這麼一來，自己還不會學佛。大家了解到這是善知識，是我們學佛修行的大因緣，就要對他生恭敬心，讚歎這善知識的功德。

所以佛對國「王」說：你知道此「二」王「子」嗎？他們過去「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佛，親近恭敬」，聞法修行，並「受持《法華經》」，因憐愍你「邪見」，而生於你

家，「令」你捨邪法而「住」於「正見」。不但對你如此，對一切「眾生」，特別對信外道邪見眾生，皆教化之，令之改邪歸正。

菩薩發願，於無三寶處，建立眾生對三寶的信仰。所以無論怎麼苦，都願生生世世生在邪見家，度化不信佛法的眾生，這是二位菩薩弘法度生的悲願。

這個時候妙莊嚴王的後宮有八萬四千個夫人跟宮女「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一個人能夠堪任聽聞《法華經》，只有一種情況，叫大乘根熟。因為《法華經》是很難理解的，你跟他講說，你這個打妄想的心，它的本質就是真如，沒幾個會相信的。就如說這個乞丐就是大富長者的兒子，也沒幾個會相信的，「即妄是真」這種不二法門，只有大乘根熟才有辦法接受的。所以，這個地方先讚歎妙莊嚴王大乘善根非常深厚，也成熟了。

淨藏菩薩，就是藥王菩薩的前身，「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趣三昧，欲令一切眾生離諸惡趣故」。這個離諸惡趣三昧就是，入了這個三昧以後，產生一種清淨的力量，他自己能夠清淨自己的內心，也可以用方便力來淨化別人。他能夠讓一切眾生，只要你能夠遇到這個法，他就有方便力讓你遠離惡道。

佛讚他的夫人成就什麼三昧呢？「諸佛集三昧。」這個諸佛集三昧就是，入這個三昧的時候，她可以把諸佛所有的六度的功德匯集到她自己的一念心性當中。所以她入此三昧，能夠通達諸佛的秘密法藏，這個三德秘藏。

這個地方是說，你一個人光是福德因緣是不夠的。你說我經常護持三寶，跟三寶結的緣又深又廣，但是你不積集善根，若不積集善根，你永遠只是停留在對佛法的信心，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神通的度化只是當方便。你神通再怎麼度化，他不明白道理也沒什麼用，他就活在信心。他一定要聽經聞法。所以這個是關鍵。就是他不但是有外在的福德因緣招感那麼多人幫助，他更重要的是，妙莊嚴王他自己的善根也特別的堅強。他已經可以堪受《法華經》了，所以才有下一段的聞法供養。

爾時，妙莊嚴王讚歎佛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功德已，於如來前，一心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來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議微妙功德，教誡所行，安隱快善，我從今日，不復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說是語已，禮佛而出。

「妙莊嚴王讚」「佛」功德智慧、相好莊嚴「等無量百千萬億功德」之後，「於」佛「前」「一心合掌」發願說：「世尊」為「未曾有」，「如來」「功德」，一切圓滿「成就」，「微妙」「不可思議」。佛法中有教授、教誡。教授是開示法門一修行的方法；「教誡」，是誡眾生哪些可作，哪些不可作。依此修「行」可得「安隱快善」，得到安穩、善利，或生於人天，或得究竟解脫。「從今」天起，「不」再「隨」「自」己「心」中煩惱而「行」。

眾生的心中充滿煩惱，皆為煩惱所使，因此而「生邪見、憍慢、瞋恚」等「諸惡之心」，現在依佛法中修行，不隨自己心而行，即不再生邪見、憍慢、瞋恚等惡心。換言之，出家修行佛法，放棄過去的一切，從前的「我要……我要……」，全都捨棄了，現在依佛教導應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佛說應該如何修，即如何修。不再依自己的心裡想的去做。學佛者真正於佛法中得利益，是由於改變惡習，過去一切都照自己的意思，照著自己以為如何如何去做；等到學佛真正有了進步，不再依俗人的見解去行動，而是一切依法修行，即是法隨法行，真正受用佛法。妙莊嚴王「說」完後，「禮佛」退「出」。

這個是這樣子，從《楞嚴經》來說，我們一般人享受世間的快樂是透過六根。當然，六根的

快樂，第一個，粗重；第二個，它有很多過失。那麼他成就法身以後，他的快樂是怎麼來？他不用靠六根了，就是心中那個自性清淨心它自己會產生菩提的法樂、涅槃寂靜樂。他內心自己會產生快樂，他不用靠外面的什麼國王、珍寶，這個對他來說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所以他很自然就放下了世間的這種有漏的快樂，他內心自己產生快樂。他出家以後，於八萬四千歲——妙莊嚴王那個時候的壽命是很長，「八萬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經」。

是這樣子，有些人是先理觀成就後再事修，這種人是少數的。一般人的情況是先事修，才成就理觀的。我們就從禮佛、拜懺、聞法、聽《法華經》，每天讀誦，慢慢事修，最後相應，才成就理觀。這個妙莊嚴王是剛好相反，他先成就法身以後再來補這個事修的功課，所以他「常勤精進」，然後修什麼法門呢？修學《法華經》。

一個人最怕的是什麼？就是修行中缺乏那種精進的力道，就是說你得到人身，你也有善根修學佛法，每天做功課，但是這種功課變成怎麼樣？變成悠悠泛泛。就是說，你說他沒有做功課，他時間到了就去拜懺，就去念佛；你說他有做功課，他心中一點法喜都沒有。那到底他有沒有修行呢？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就形成所謂的冷水泡鹹菜，就是說好像有修行，又好像沒有修行，這樣子就不是把握關鍵時機了。其實修行是這樣子，就是說，你的心力很重要，不是說你時間到了就去做功課。當然這樣也沒有壞處，也有好處。就是你那種求增上的心要很強，這心力不可思議嘛。每一個人都在念佛號，同樣的法力，你念佛，他也念佛，你誦《法華經》，他也誦《法華經》，那憑什麼他一年的修行超過你好幾年？這個法力的根本就是心力帶動的。

所以，妙莊嚴王的成功，當然你也可以說他過去有福德因緣，但你可別忘了，他善能把握關鍵的時刻。就是他能夠在這個因緣成就以後，把握機會，出家精勤修行，結果「一世精勤，功超累劫」。尤其是這種理觀的東西，差異特別大。你要講事修，的確，事修那就是一步一腳印。因為這個《法華經》的理觀，它直接從一念心性。你放縱它，它就是業障深重；你收攝它，它就是功德莊嚴。這種理觀的修學就差異特別大，就是看你要不要，就是一念之間而已，「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悟輪迴頓息」。你要願意去改變，你要是管管你這個妄想妄念，它就很容易改變，你要是放著它，隨便它攀緣，那你一天過一天，就這樣子了，那就來生也是這樣子了，所以這個不二法門的關鍵，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改變。

這段經文等於是展現了妙莊嚴王的宿命「明」，不是宿命「通」，諸位！外道的禪定產生宿命通，他可以看到過去跟現在的一些相狀，但是他沒辦法解釋這相狀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那個外道有持牛戒、持狗戒？外道在禪定當中看到牛死了以後生天，看到狗死了以後生天，他不能解釋說，哦，原來牠做牛的業報結束了，牠過去的善業成熟了，所以生天，因為他只有宿命通，他就錯亂地解釋為「因為牠做牛，牠有牛的行為，因為牠吃草，所以牠生天」，就錯誤解釋因果。宿命明不是，成就宿命明，看到現象，他知道前因後果——這兩個兒子原來不是真正的兒子，是我的大善知識。

經文云：

佛告大眾：於意云何？妙莊嚴王豈異人乎？今華德菩薩是。其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哀愍妙莊嚴王及諸眷屬故，於彼中生。其二子者，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是。是藥王、藥上菩薩，成就如此諸大功德，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植眾德本，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若有人識是二菩薩名字者，一切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拜。

佛說是「妙莊嚴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佛告」法華會上「大眾」：你們知道「妙莊嚴王」是誰嗎？即會上的「華德菩薩」；「淨德夫人」是現在「佛」面「前」的「光照莊嚴相菩薩」。為了慈「愍」「妙莊嚴王」信外道大邪見，「及」其王宮內的宮女「眷屬」，於邪見家不聞佛法，為了憐愍他們，而作妙莊嚴王的夫人，令他們改邪歸正，於佛法中得利益。兩位王「子」即是現在的「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成就」無量「功德」，「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植眾德本」，修種種善根，一切「不可思議」的「功德」都已經具足，為愍念邪見眾生，而生於其家度脫之。如果「有人」知道、聽到這兩位「菩薩」的「名字」，一切眾生也應恭敬供養他。不用說對此兩位菩薩應該供養禮拜，即使是知道此菩薩名號，即與此兩位菩薩有點關係，對於這種人，「一切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拜」他。猶如世間上的皇帝當然是要恭敬；假使是與皇帝有關係的王族也要尊敬一樣；或是與皇帝有一點關係，對皇帝家裡的事情知道很清楚的人，跑到外面來，別人也是對他很恭敬。所以說，不但要恭敬這兩位菩薩；凡是知道這兩位菩薩名字的人，或受持兩位菩薩名號的人，也值得我們禮拜供養。從此，更顯出藥王、藥上二位菩薩的功德甚深。

如果依本經來說，是得小乘的利益。「佛說」「妙莊嚴王本事品」的「時」候，有「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塵」、「垢」，都是煩惱的名稱，遠塵離垢即是遠離煩惱。至於「塵」、「垢」兩種煩惱有什麼不同，古代論師有種種解說不同，或說一種是煩惱、一種是習氣；或說一種是見所斷煩惱、一種是修所斷煩惱；總之，這一類一類的煩惱，都已經離開了。離了煩惱，即能開悟，「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於一切法（法即真理）中，能夠得到一種智慧、清淨，通達一切佛法的真理，這叫法眼淨。這兩句話，於小乘中都是形容初果聖者，最初開悟、離煩惱、證真理時，都用「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這兩句話。當然，聽「妙莊嚴王本事品」，應該也有離大乘煩惱、悟大乘真理、得到大乘聖果，大乘法眼淨也應該是有的。經典之中每每是有所稱說但卻無一決定的說法，只是舉個例子，不一定全部都形容得很清楚。

那麼，善知識有什麼好處呢？

三個好處是：第一個「能作佛事」：他能夠在你陷入迷惑顛倒的時候，用方便力來教化你，讓你產生信心；第二個「示教利喜」：他接著為你說法，或者引導你去親近佛陀說法，使你從信心提升到對佛法的信解而產生歡喜；第三個「令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最終引發你發菩提心。這個就是善知識的三大功德：能作佛事，示教利喜，最終令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所以佛陀就接著說，大王當知！善知識是我們成就聖道的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用神通力來化導你建立信心，又以出家的因緣來使你見佛聞法，最終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那麼代代相傳的時候，現在就有問題了。什麼問題呢？我們這個時代的思考模式，跟佛陀時代、跟祖師時代的思考模式不太一樣，就是這個表達方式不太一樣了。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同時代的善知識來加以詮釋的話，就是沒有人「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我們就沒辦法契入。所以要重新開一個方便門。就是，道理沒有變，我們的一心三觀跟佛陀一心三觀，真理不可能變，但是表達的方便就要靠善知識來表達。因為你直接看古德的東西，他講的也沒有錯，但是環境不同，生活習慣也改變了，認知也會有差異，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契入，就缺乏那個門可以進入。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什麼呢？六祖大師講一個觀念很重要。他說「迷者師度，悟者自度」，就

是說，你今天學《法華經》，你什麼都不懂，你一開始要聽法師講，你自己聽了半天也看半天，滿益大師、智者大師講的話通通是對的，但是你一句都看不懂，因為你在迷，但等到懂了以後，要精進，那就靠自己了。

所以，修行到底是要靠自己還是要靠善知識？要看你是什麼階段。如果你沒有明白道理，那善知識就很重要，要不然你什麼都不懂，你去誦《法華經》也誦不出個所以然，但你道理懂了以後，那就不是善知識的問題了，那是你自己精進的問題。所以，迷的時候善知識非常重要，悟的時候你自己就很重要了，悟的時候就看你自己了，看你要不要修了。所以，他這個善知識在你迷惑的時候「能作佛事，示教利喜」，讓你發起無上菩提心。就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證得「空性」的時候，那是什麼都沒有，你就是只有寂靜。但是諸位！你證得「心性」，什麼叫心性？心性叫做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十方諸佛各種應化身的根本就是心性。我的心性是遍滿，佛陀心性也遍滿，所以你不能夠說我的心性跟你的心性不一樣！你遍滿，佛陀也遍滿，所以大家就是同一個心性。你證得心性以後一定會怎麼樣？一定會像滿益大師說的，「一一理性具足莊嚴，一一莊嚴全體理性」。我們在修一心三觀的時候，在聞思的時候，我們什麼也沒有，就是「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就是靠這個如理作意。但是你真正具足的時候，你一定會看到佛陀的功德相現前，可能一尊佛或者十方諸佛現前，因為十方諸佛就在心性裡面安住。所以這個時候你看，你只要證得一念心性，一定會有佛陀現身。這個時候你會有兩種情況：第一個，心生大歡喜；第二個，立定誓願，一定會發願。

所以滿益大師解釋這段經文說，「深達實相故」，因為他能夠契入一念心性故，所以「外欽佛德，內革己心」。對外讚歎佛陀的功德，他一定看到佛陀功德，在一念心性感受到佛陀的功德莊嚴相；第二個，對自己，革除自己的煩惱，所以立定誓願。是這樣來的。

修行是這樣，前半段是非常辛苦，就是從凡夫到見道位，大乘見道位，裡面的路曲折，內憂外患，你自己業障本來就重，外面的鬼神障、魔王要干擾你。等到你見道位以後，那就像滿益大師說的，你自然就欽佩、好樂佛陀的功德，「外欽佛德，內革己心」，後面就容易走了。因為你實際看到生死的過失，你也實際看到佛陀的功德，這個時候都不需要開示了，什麼你都知道了。

我們前面說到，「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法華經》的一佛乘，當然強調了眾生本具、諸佛所證的一念心性「本自清淨、本自具足」。所謂「本自清淨、本自具足」，就是說，你不管修不修，它都是清淨，它都是具足，跟你有沒有修行沒有關係。但是這不表示說，你什麼事都不做，你的清淨心、你的具足的功德會自然顯現，也不是這樣子。所以，「佛種從緣起」，雖然具足，但要靠你的善根福德因緣去把它開顯，把它啟動起來，把它激活起來的。這就是所謂的不生滅的心性要用生滅的修學去激發它，就造成了真如受熏。

我們看妙莊嚴王這一生的經歷就知道了，他由於過去的善根福德因緣啟發以後，他也要出家精進修行才能夠成就淨功德莊嚴三昧，只是說他先成就理觀再事修。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

結論：

妙莊嚴王，我們看他這一生，他是一個大國王，福報大，所以這種人高慢心重。高慢心重、福報大的人，又起邪見，基本上是很難度化了，這個人基本上沒辦法度化了。那為什麼能夠度化呢？當然就是「佛種從緣起」，因為他的善根力、福德力太強了。所以佛法講，真能破妄。不管你這個人多麼顛倒，關鍵是你那個真實的力量夠不夠。就好像說一個房間，你不要

管這個房間是三千年五千年黑暗，關鍵是你有沒有光明。因為再大的顛倒，也是一個虛妄相，它永遠禁不起真實光明的考驗。你不要管你的煩惱厚薄，也不要管罪業深淺，重點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力要夠，問題在這裡。你善根福德力夠，即便像妙莊嚴王那麼難度化，都有辦法在今生成就聖道的。

資料來源：

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

淨界法師；育因法師；性梵法師；慧嶽法師；道源法師；智諭法師；聖嚴法師；道證法師；印順法師；太虛法師；蕩益智旭法師等。